

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



铁骑银瓶

下

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

铁骑银瓶

下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骑银瓶/王度庐著,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1999

(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/谢庆立主编)

ISBN 7 - 5014 - 1979 - 5

I . 铁… II . 王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8995 号

铁骑银瓶 (上、中、下)

王度庐 著

责任编辑: 谢庆利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版式设计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823 千字

印 张: 34.375

版 次: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3000 册

ISBN7 - 5014 - 1979 - 5/I·805

定 价: 52.00 元 (上、中、下)

下 册

- 第十三回 走凉州假意结豪友
· 727 · 寻疑索潜迹探崇楼
- 第十四回 深山剑影女杰寻仇
· 801 · 石窟火光奇侠尽义
- 第十五回 单人马雪地遭计擒
· 844 · 两义侠深庄翦巨恶
- 第十六回 驰旷野忍病救情人
· 912 · 返家乡磨剑寻宿恨
- 第十七回 孤舟快语谢绝情丝
· 972 · 野店良宵撮成佳偶
- 第十八回 夜雨潇潇孤剑自倚
· 1020 · 银灯暗暗美人忽来
- 第十九回 冀北江南侠踪游遍
· 1063 · 边疆沙草俚影相依

第十三回

走涼州假意結豪友	尋疑索潛迹探崇樓
----------	----------

鐵芳坐在屋里，只是對着一枝已燒了半截的羊油蠟燭發呆，覺得剛才自己行事太鹵莽一些，可是要叫自己這樣永遠當着什麼“王杰”、“王兄弟”、“王大爺”去向兩個小嘍羅跟前俯首，自己可真不能干，宁可拼出了這條性命！

他的劍尚未放下，店伙又端着菜飯進來，現在可不像剛才那樣不拿鐵芳當正經的客人看待了，恭敬之中還有點驚懼，先將菜盤子放在炕上，然後笑着請鐵芳替他托起來那張桌子，這時院中却又有許多人亂雜着說話，鐵芳趕緊站起身出屋，就聽院中原是客人跟店伙們正在談，說：“走啦！是馬套着的車，野馬薛瑤大概是裝在車里邊，海螃蟹袁慶叫開的城門，他自己趕着車

跑啦！大概是连夜赶到凉州府再去想办法。……”

又有个人笑着说：“他们是真怕了，本来，他们大概有生以来，也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，只怕走不到凉州，这么长的道，连颠动，带疼，野马薛瑶在半路上就许呜乎哀哉啦！”

铁芳一听，那两个贼已经走了，他就急忙拉住了一个伙计，说：“你快给我备马！”

那伙计一愣，旁的人都过来劝说：“王爷！你就也算了！何必还追他们？”

铁芳又想不到人家都管他叫“王爷”，店掌柜也过来劝，铁芳却说：“我并不是去追他们，我是想他们若是不走，我倒也走不了啦，因为我得提防他们找来再捣乱，现在他们一走，可知已没有事了，我在此倒不必多待了！”店掌柜说：“天这么晚，路上黑忽忽的，化的雪又都冻上冰了，你怎么能走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不？难道这一夜你都等不了吗？”

铁芳仍然摇头，这时粉菊花手里捏着几绺头发从屋里跑出来，院子里有冰，她一下就滑倒了，“哎哟”她又叫了一声，幸仗沙漠鼠过去把她搀扶起，她急急地说：“王兄弟你怎么走呀？我不许你走！你要是走，可就真不对啦！”

铁芳说：“那野马薛瑶二人虽已逃走，可是事情不能算完，他们一定会勾人再来报复。”粉菊花拍着胸说：“咱们不怕！”铁芳说：“怕虽不怕，可是有我跟你们在一起，难免连累你们，若是分途而行，那他们无论多少人找我来拼命，也不会伤着你们。”

沙漠鼠倒是点头说：“这也对！本来刀枪无眼，你们若是一打架，旁边的我们就许受误伤，若是分开走，你爱上哪儿，就上哪儿，你那快马跟我们的慢车，不合算，我们呢，反正也没有急事，慢慢地走到凉州府，彼此都方便。”

铁芳就说：“我也是要往凉州府去，咱们到那里或许能见

得着。”转头又向个店伙说：“劳你驾，你快给我备马去吧！”旁边的人也都不拦阻他了。有人悄悄跟那店掌柜说：“叫这人走了也好，就许那两个走不远，就勾了人来，要没他在这儿还好一点，有他，再动刀乱打一阵，你这个店房就是不捣平，也得稀烂！”

于是，店掌柜也向伙计说：“快！给王大爷备马去！”

粉菊花却拉着铁芳又进了屋，发誓似的说：“咱们可一定在凉州见面，你先到你等我，我先到我就等着你，我到了凉州府准住在双碑巷，金大娘在那儿有宅子，你要去到那儿，吴元猛手下的那些人准保连巷口儿也不敢进去。”

铁芳心中更是纳闷，还未容问，粉菊花却又说：“好吧！咱们就后会有期吧！还有几句话我告诉你，也好叫你放心，因为我见你对我总是躲躲闪闪地，仿佛不屑跟我近一点似的，我可也不是个不知分寸的人，我年纪小，混到这地步，是没有法子！我也明白我是怎么个人，攀不上你偌大的英雄好汉，可是我喜欢你，我没想到沙老大那样的货竟认识你这么个好样儿的人，将来到凉州府见了面，我跟你一定是朋友相交，你有难我帮忙，我若有了难，你可也要救我！”这小媳妇说的话很爽快，而且她神态昂然，真像个女豪杰，仿佛连春雪瓶也没说过这样慷慨的话。

铁芳就也点头说：“好！”拱拱手又说：“咱们在凉州府准能见面就是了！”转身出屋，又到刚才打架的那间屋内，将剑入匣，并叫沙漠鼠进来，又拿了一块银子给他。

沙漠鼠手里颠着银子却不由得叹气，悄声说：“韩大哥！你可别以为我胆小，胆小我当年不会跟半天云老爷闯沙漠，走北京，现在实在是人贫志短，马瘦毛长，又因为多年的伙伴儿花脸雍在兰州一死，真把我的锐气都弄没有了！”

铁芳听了他这话，蓦地又想起一件事情来，就说：“花脸

獾在新疆还有个外甥，名叫安大勇，那个人你晓不晓得？”沙漠鼠摇头说：“我不晓得！因为花脸獾那人嘴里向来不说正经话，也许他还有什么外甥，表侄，堂兄弟，怎么，莫非韩大爷见过那人？”

铁芳说：“我在新疆见过那人，他也未必晓得我姓什么，不过此人也是往甘省来了，你如若见着他，一提我，他就能够知道，你就叫他到凉州去，助我一臂之力！”

沙漠鼠连连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，明天大概我们还不能走，因为粉菊花的脸还肿着，过两天我们一定再往东去，路上详细打听，如若遇见那安大勇，我就一定叫他往凉州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院中的伙计就说：“马备好啦！王大爷！”

沙漠鼠提着铁芳的行李出屋，放在马上，铁芳提鞭携剑随之出来，店掌柜并派了个伙计送铁芳出城，此时那粉菊花还在屋里，背着灯光手挽着头发，以目依依相送。

前面一个店伙打着个纸灯笼，铁芳在后面牵着马，出了店门，顺着大街走到南端，就看见城门，其实这里的所谓大街，不过仅能够容一辆车行走，而城也不过是一座土堡，城门就是个木头的大栅栏，但这里有打更的人看守着，那店伙拿着灯笼过去说了几句话，打更的人双手拉开栅栏，铁芳就挂好了剑，上马挥鞭，一直朝东驰去。

此时虽然夜色沉沉，星光灿烂，但是右侧胭脂山的雪光照得路径极为清楚，北风呼呼的吹着，但他身上的大皮袄足可以御寒，满地虽全是冰雪，而黑马走起来还是飞快，“踏踏踏”铁蹄敲着冰雪，右侧的白色峻岭高峰，都渐渐后退，他连连走了一夜，并没遇见一个人，也没追上海螃蟹袁庆赶着的那辆车。天明了，找了地方用了早饭，依然向东前进，直到天色黄昏之时，方才投店歇息，次日又走，一连走了三天，就赶到了凉州府武威县，这个地方他觉得有些熟，因为夏天的时候，他

曾跟随玉娇龙由此路过。他还记得，他在南关的一家饭铺用饭，玉娇龙曾独自到城里去了一趟，回来时就说是到衙中去找一个故人，那人已经调任，不明下落了，她还慨叹着说：“人世变得真快！”

如今，铁芳回想起来往事，心中才明白，想母亲那时必是进城打听方知府的下落去了，如果方知府还在这里作着官，她一定能够叫雪瓶前来认父，可知她老人家虽然与强梁争斗之时，手下颇为毒狠，但心地也是宽和而且慈祥的，她并不是一方面走遍天涯寻找亲生子，而一方面又老霸占着人家的骨肉。……

想到这里，铁芳不仅悲痛，而且义愤倍增，觉得无论如何也得替雪瓶访明了那方二太太的下落，于是他就连马也不下，一直进城去找吴元猛，但是才一进南门，迎面就来了七八匹马，马上的人全都穿着官衣，戴着红缨帽，他不禁吃了一惊，急忙下马向道旁躲避，并注意眼前经过的这几个官人，见都是三四十岁的，没有那个在甘州客店隔壁住过的那个“漂亮年轻的人”。他见那几匹马都出南门去了，他就向旁边的一个挑着担子卖油茶的人，悄声问说：“那几个，都是府衙的吗？”

卖油茶的说：“哪儿！这都是跟随钦差大人的，因为钦差大人现就住在府台衙门。”

铁芳更没料到自己追了几千里地，直到这里，才追上钦差舅父。他心中更是紧张，就觉得千万不能露出形迹来，因为如今自己要办的事情是太多了，站了一会儿又向那卖油茶的人问说：“吴元猛吴少太爷他也住在这城内吗？”

卖油茶的把他打量了一番，才指着东边说：“那边有家保发镖店，你要问这事，得到那儿去打听，我作小买卖的人，不敢对你说！”

铁芳一听心说：吴元猛好大的威风！于是牵马又往北走，

眼前路东果然有一家大門，門前停着几輛車，上面全都插着白布三角形的旗子，迎風獵獵地飄動，一見就知道是鏢車，鐵芳此時反又站住了身，腳步倒有些躊躇不前了。

鏢車上的大鏢頭已經進門里去了，這裡只有几个趕車的和一個頭上盤着辮發，身披的棉襖破得全露出了棉絮的人，這人好像看着鐵芳可疑，就搖晃着膀子走過來說：“喂！你是幹什麼的？要找誰？快說，要是這麼兩只眼東瞧西望的，我們就要當賊辦你啦？你大概是念記着我們車上的東西吧？”

鐵芳搖了搖頭，昂然說：“我不知道你們車上是些什麼東西？我也是個江湖好漢，你不要不懂道理！”

這個人倒退一步，拿眼睛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，現出點不敢輕視的樣子。

鐵芳又說：“我來此是打聽個人，不知你們曉不曉得？”

這個人說：“你說出名字來？只要他是有胳膊有腿的人，我土蛋刁三沒有不曉得的！”

鐵芳說：“我打聽的這個人就是黑山熊的兒子吳元猛。”

刁三一听，當時就暴怒了起來，往前進一步，抡起來巴掌就要打鐵芳的嘴巴，却被鐵芳一伸手就將他的腕子抓住了，說：“你曉得不曉得都沒什麼要緊，為什麼動手就打人？”

土蛋刁三一邊用力奪腕子，一邊嚷嚷着說：“還沒有什麼要緊？你小子好大的膽子！不但敢叫吳老太爺的外號，你还敢叫少太爺的官諱！你这小子，你是找到涼州送命來了！”他又叫着：“趕車的，你們快進去請黃七爺、盧四爺出來打這王八蛋……哎哟！我的腕子快折啦！”

鐵芳松了他的腕子，却又給他一脚，土蛋刁三便來了個“仰八叉”，滾在稀泥里，旁邊就早有人報到鏢店里，那店里匆匆走出了五六个彪軀大漢，全都氣勢威武，衣履整齊，像是鏢頭的模样，其中有二人還都拿着明晃晃的鋼刀，在後面走的一

个人却赶向前来，伸胳膊先将他的朋友们都拦住，他瞪起了大眼向着铁芳不住打量。

此时那土蛋刁三已由泥中爬起，他的右手耷拉着，好像已成了残废，他通身都是泥水，又像是一只老母猪，就要过去揪这人的胳膊，说：“黄七爷！咱们得打死这小子！他敢叫出吴少太爷的官讳！”

这人的青茶色绸马褂叫他给弄了好几块泥，不由得大怒，说声：“滚……”一脚又把刁三踹出了很远，把马褂上的泥弹了弹，这才向铁芳问说：“朋友！不必跟他一般见识！你有什么事，可以跟我们说！”

铁芳就拱了拱手说：“我原是到这凉州城来找吴元猛的。”

这个黄七也现出来惊疑的样子，就又问：“找他有什么事？你贵姓？”

铁芳说：“我姓……姓王，久仰吴元猛的大名，此次是从新疆来，路过甘州遇见了旧友沙老大，他听说我没有去处，才叫我来投奔吴元猛。”

黄七却又露出看不起的样子，把头摇了一摇，冷冷地说：“既是沙老大荐你来的，要想在吴少太爷的手底下求饭吃，我告诉你的是好话，你可就不能够这样称呼他！”

铁芳挺直胸说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！我跟沙老大虽相识，可是你却休拿他来跟我比……”拍了拍他鞍旁的宝剑，那黄七等人把眼睛瞪得更大，更是不住地打量他，且露出吃惊之色。

铁芳就说：“我来找吴元猛，并非为了求饭吃，我也保过镖，走过江湖，在天山之间，新疆的沙漠上也都有不少的朋友，不是为吃饭，我只是闻吴元猛之名，想与他交一交！”

对面的这几个人就愈为惊异，铁芳却又说：“在峡口营我也与野马薛瑶、海螃蟹袁庆两个人见了面了，他们都叫我来此地。”

黄七一听便笑了，说：“原来都是自家人！你何不早说？来！把王大爷的马接过去。”又向铁芳拉手说：“进来进来，这些位朋友等到里边我再来给你引见！”

当下就有人过来恭恭敬敬地来接铁芳的马，铁芳却不放心马上的包袱和宝剑，他都亲手解下，亲手拿着，这才略微谦逊了一下，便随着黄七走进了镖店的大门。身后和旁边都有人跟着他向他打量，并悄悄地谈论。

铁芳昂然往里走去，只见外面虽然很乱，马棚，厨房，把式场子，没有几间房，里院却是房屋高大，院落整洁。铁芳心说：说不定吴元猛就住在此地，快些见面跟他决一高低，就算完了，不然等到那个断了一只手的野马薛瑶来到，事情必要闹穿，那时必得有一场恶斗。他被让进东屋里，见屋里陈设得很是特别，门后虽然放着刀棒，壁间也挂着刀剑弓矢，可是也有对联跟字画，上款都题的是什么“仲谋仁兄雅正”等等的字，“仲谋”大概就是吴元猛的台甫，大概是取的又勇猛，又广智谋之意，这个号倒跟三国时的孙权的大号相同。

随后进来的一共是四个，黄七还有黄七给引见的卢四、铁腿孟山、大刀陶谨，这都是本镖店的大镖头，也可以说是黑山熊父子手下的喽罗，倒是都很客气，尤其是黄七还不住地让座，铁芳脱了皮袄就坐下，他便在下首椅子上陪着，就要请教铁芳的“台甫”，铁芳却一时真想不起来，只把他师傅瘦老鸦的名字借用了，说：“我名王仲远。”

黄七抱拳说：“更是久仰了！”叫伙计献茶，又说：“把王大爷的行李跟宝剑都放在那边椅子上吧！”

伙计给抱过去，铁芳的眼睛还随着向那边看了看。黄七就先问野马薛瑶在那里的情形。

铁芳说：“他们在那里倒还都好，我只同他们见了一回面他们就叫我来了，我在甘州住了很多日子，此次一路往这边来

的还有沙老大，跟……”说到这里笑了笑，又说：“跟他认识的一个妇人，名叫粉菊花。”

黄七听到这里，就哈哈大笑，旁边的三个人也都笑了，黄七就说：“沙老大那小子就指着她吃饭呢！他就算是她的一个老家人，粉菊花跟我们这里很熟，没有人不认识她的，我们到甘州去也总要先去看看她，那娘们儿倒很能挣钱，这两年她手里也有些积蓄了，眼眶子也比早先高啦，除了我们兄弟这几个，别人恐怕她还不大答理呢！”

旁边的孟山、陶谨二人就全都问：“她是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铁芳说：“听说她也是要来凉州，我却嫌她坐的车太慢，并且不愿与她那样的一个妇人同行，我便先来了。”

旁边的三个人又都悄声带笑地谈论，他们说：“那娘们儿来了，许是在四喜堂搭伙，咱们还能够去，要是她一来，就去见金大娘，那，咱们可就……”

黄七接着他们的话，就笑着说：“那咱们可就光看着眼馋了！可是你们放心，她来到凉州是为什么？一定是她在甘州混得不好，这才转码头，她要是先上了高台阶，叫咱们爬不上去，难道那金大娘还能够永远管她饭吃吗？”

铁芳此时就惊疑地问说：“金大娘又是什么人？”

黄七拦手说：“那，你老兄就不必问了，你在此住得日子久了，必定也知道，对外人，最好是少提她的名字。你既是慕吴少太爷之名而来，回想五年前，那时我也是如此，我原在长安保镖，金霸王咱不敢高攀，银霸王侯雄，铁霸王窦定远，李平、张保、焦袞、秦杰，跟潼关的老君牛张伯飞，仙人剑张仲翔，那全是我的老朋友，我来此也是因为少太爷他瞧着我的刀法好，他才把这座镖店交给我经营！”

铁芳听了他这样得意洋洋地吹着，自己的心里却不住暗

笑，忍耐不住，便问说：“吴元猛兄现在在哪里？烦你快些带我去见见他才好！”

黄七却摆手说：“别忙！别忙！”又说：“见了他时，你还是尊敬他一些才好，叫他一声吴少太爷不算就低了咱们的名头，本来他就比咱们高得多！”又说：“你来得巧，他本想回乡里去看看，因为下雪，祁连山里不好走，所以他才没有回去，现在他正在城中，可是并没在这镖店里。”

铁芳急问：“他住在什么地方？”黄七却不急不慌地说：“这保发镖店虽是他开的，可是他并不在这儿住，他另有大宅子。”铁芳说：“我知道他是另有大宅子，可是他的宅子在哪里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黄七说：“你找他去他也绝不会见你。”铁芳说：“我不找他，我要请他来到这里见见面。”黄七却说：“老弟！你真把少太爷小看了！他那样大的身份，谁能够请得动他？你同他又素不相识，你想，他能够为你立刻就来？”

铁芳不禁忿然，黄七又摆手说：“别忙！别忙！我看你大概是在沙漠里走惯了，性情就跟那里的风一样地急，你来到凉州可不能这样，尤其是吴少太爷，他是一位办事最沉稳，最细腻的人，譬如，这件事大概你晓得，从去年他就要找玉娇龙去比个高低，今年夏天他听说玉娇龙跟一个姓韩名叫铁芳的小子又回新疆去了，他那时就想追了去拼斗，可是直到如今他也没去，并不是他胆小畏缩，也不是他性情懒，是他生来的就谨慎细心，要不然他也不能成这么大的事业，出这么大的名了！”

铁芳一听，倒觉着有些意气销沉了。因为觉着吴元猛大概是一个没志气的人，自己真值得到凉州来找他，还不如一直踏雪登祁连山去杀黑山熊呢。

又听黄七说：“今天有陕西灞陵镇的吕通海保着一万多两镖银来到这里，吴少太爷把他请了去了，两人都是当世的豪

雄，现在一定正谈得起劲，他也没工夫见你，不过，待会儿我叫别人到他的宅里，把你的事告诉他就得了。”说着就向卢四说：“老四，你去辛苦一趟怎么样？”那卢四点点头说声：“好！”站起身就出屋去了。

黄七又向铁芳说：“王老弟，咱们是一见如故，你就在这里住一两天也不要紧，我这个人最好交朋友，我一定能引着你去见他一面，他若是看着你好，就许留你在这里帮助我，如觉得不中意，他至少也得送你点盘缠，你若觉得不够，我们还可以给你添些，都是江湖朋友，从此就不用客气，要是粉菊花来了呢，那咱们还得一块到她那儿去乐一乐呢！”

那孟山、陶谨两个人也都跟铁芳说说笑笑起来，铁芳觉着这些人的心里倒还都爽快，自己便也勉强笑着与他们谈话，他们问到沙漠，自己也就谈沙漠，他们问草原，自己也就说草原，假说自己在新疆是个半天云、半截山那样的人，可是一提到玉娇龙与春雪瓶，他就说：“我只久仰她们的大名，可惜却没有见过。”

这三个人都笑着说：“听说玉娇龙死了，不知是否真的，她就是不死，也早成了老太婆了，见了也没啥意思，倒是春雪瓶，我们倒都想……”

铁芳一听他们的话要辱及雪瓶，他就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，可是这三个也像是有什么顾忌似的，话只说到这里，彼此望一望，笑一笑，就不再提了，铁芳倒不由得纳闷。

忽然外面有一个家伙计模样的人，往屋里一探头，此时黄七、孟山、陶谨就全都站起来，黄七并且用眼色将那人瞪走，他就向铁芳笑说：“你在这里坐，我们来了一件买卖，要去商量商量。”说着，三个人都匆匆地走出。

铁芳愈是惊疑，因为屋中还有个伺候茶水的伙计，他就也不便追出去察看，他就背着手儿在屋中来回地走，心中是又闷

又急，过了很多时候，忽听屋门“吧”的一开，原来是那个卢四回来了，他好像刚喝了酒，面发紫红，眼瞪得很大，进屋来，就瞪住了铁芳，并且急跑过去挡住了那把放着包袱跟宝剑的椅子。

铁芳也陡然吃一惊，手下预备好了拳式，却神色不变，从容带笑问说：“卢兄！你见着吴元猛说了我的事没有？”

卢四却狞笑着，说：“不用说，他早就知道你了，你是为什么来的？”

铁芳笑说：“这真奇怪！怪道你没说我是为跟他交个朋友才来的吗？”

卢四哼了一声说：“怕你不会只为这个吧？”

铁芳昂然说：“我倒还想到祁连山去见见黑山熊，因为……”

卢四厉声问说：“你真不为别的？”

铁芳也大声说：“我真不为别的，难道还要夺他的名声占他的镖店吗？”

卢四回手“锵”的一声将他那口宝剑抽出来了，近前一步；更厉声问说：“你说实话，你不是？……你不是从迪化跟随那个……玉钦差来的？”

铁芳笑着说：“岂有此理，我认得玉钦差是谁？”

卢四忽然又笑了说：“你不是为玉钦差的事才要见吴少太爷？……”

他的话虽未全都说出，但铁芳立时就明白了，于是也厉声说：“他既不肯见我，你就把剑给我，由着我走吧！我一人什么事情、什么买卖也能去做！”

卢四咧着嘴过去，铁芳却劈手就抢过来宝剑，卢四却赶紧回身就替他拿了剑匣，拿手捧着，笑说：“快把剑收起来吧！带上，现在我就带你去见他吧！”

铁芳倒不禁有点疑惑，就问说：“吴元猛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卢四说：“现在他的宅子里吃酒呢，因为今天来了瀟陵镇的吕通海，他设宴洗尘，还有本地第二位的有名人物，镇凉州朱逢源和财神爷马百万，另外还有飞虎鲍坤，那是陇山五虎中的大爷，这三个人今天作陪客，刚才我把你来的事向他们一说，他们都很诧异，吴少太爷叫我立刻就带你去见他。”

铁芳一听，晓得吴元猛绝不是个呆子，他已把自己的来历看出了十之八九了，这回叫了我去，他也许安排下了陷阱，我去了，他们就把我捉起来。……然而他是绝不畏惧，遂点头说：“好吧！你就带着我去吧！”他于是将剑入匣，佩在腰间，又去拿了大皮袄披在身上。

卢四还说：“你的行李就放在这里，不要紧，绝没有人动。”

铁芳点了点头，卢四也就摘了一口刀带着，同铁芳往外走去，出了镖店，往东去不远，就是一条很窄的胡同，有十几家小门，有的门口还站着穿红戴绿的妇女。

卢四一来到这里，就神气十足，走了过去，他就笑着说：“这条胡同你得记清楚点！花姐都住在这儿。”

铁芳猜想本地所谓的“花姐”，必定就是妓女，而这条胡同也就如同洛阳的琵琶巷。他没有言语，随着卢四又拐进了一条较宽的胡同，这里路东有一家高台阶的门儿，门虽不大，可是黑漆崭新，房子盖得整齐高大，里边还像是有楼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丫环似的女子正出来倒脏水。

卢四就赶上前去叫着：“杏儿姑娘！金大娘在家里没有？你替我问她老人家好！”

这个丫环笑了笑，就把水一泼，卢四摸着他的袍子说：“哎哟！溅了我一身！”

丫环更笑了，又凝目看了铁芳一下，就跑进门里去了。